

快节奏的生活挤压了情感的趣味,成了人往上发展的障碍;而诗歌教育的核心,是情趣的培育——

重读中小学课本诗歌 体味曾经的心灵慰藉

本报记者 周倩



找寻——曾经的记忆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还记着这首短诗吗?这些年,随着教育改革的步伐,有一些诗歌慢慢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被抹去了。而这首诗是当前仍在使用的2001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一年级第一册“识字”的第一课,古诗韵律诗成为学生们识字和阅读的第一个老师。

“记得每次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发书,发了书最先看的就是语文,我们一般开学第一天打扫卫生,第二天才发书,发书那天不会讲课就自由看书。我一般都会一口气翻完文书,那漂亮的图画那淡淡的墨香……多想再回到以前的岁月,感受一下那纯纯的年代。”一位重新浏览过上世纪90年代小学语文课本的朋友如是说。

近日,一场“国人记忆,中小学课本里的诗(1949-2015)”公共空间展,在首届北京诗歌节上亮相。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对我国通用中小学教材里的诗篇进行系统梳理。随

后,该展览在地铁4号线4号诗歌坊“展出。该展览是从1949年到2015年全部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挑选出了近100首现代诗歌,划分为“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大建设”、“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新世纪”五个单元。“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除了五个现代诗单元,20首最受中小学课本“青睐”的古体诗词被单独设为“古诗单元”。家国记忆,尽在课本里诗篇的更迭间显现。

记者从展览现场看到那些承载着记忆的诗歌,“我是炊事员,参加打太原,烧水又做饭,日夜不得闲。”这是1951年初级小学语文课本第八册的一首诗《我是炊事员》。“人民公社太阳,光芒灿烂照四方,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幸福,欢乐的歌声越唱越响亮。”这是1961年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四册的一首诗《人民公社太阳》。“一顶草帽两脚泥,背着药箱常下地。风里来,雨里去,看病认真又仔细。自力更生来采药,一心一意为集体。”这是1972年北京市小学课本语文第二册一首《赤脚医生就是好》的诗。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诗歌,还有多少人会记起?一位已古稀之年的老人告诉记者:“那会儿上学都是边劳动边学习,有很多诗都是编成歌儿来唱。”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些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还在被学生们高声朗诵着的诗歌,又承载了多少人的记忆?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先生告诉记者:“看了以后觉得好亲切,好像回到好多年前,回到曾经上学的日子,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追问——诗人的远虑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远的诗歌教育的国度中,讨论诗歌教育和人文素养的养成,特别有意思。”诗人、文艺评论家唐晓渡在首届北京诗歌节“诗歌教育与人文素养的养成”研讨会上这样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读诗的人,写诗的人越多,这个国家越厚重,越有希望。诗歌是历史与未来最紧密的纽带。”诗人邢宝华指出,诗不仅仅属于诗人,更属于每个热爱生活,有担当,有智慧,有情操的人。

谈起中小学的诗歌教育,诗人祁国表示心情比较复杂:“前30年的诗歌,用一句话很难描述。不过后30年的诗歌,给语言带来的变化、给诗歌带来的变化,还是让我们对这个时代充满自信的。”诗人北塔认为,教育是帮助社会正常运营的工具,诗歌更多承担的是思维工具的功能。诗人王博遗憾地说:“目前中小学没有一套系统的诗歌教辅材料。”

在诗人眼里,无论哪一年代的中小学课本总有其不完善的一面,而对于中小學生,他们则报以很大的期待。“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不该抹杀他们的想象力。”“听到诗人树才这句话,在场的不少人都点头称是。“多角度独立思考是诗人必备的素养,这也是诗歌教育的特别价值。”诗人严力如是说。

诗歌在这个社会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中小学诗歌教育的真正意义。诗人王琪博说:“生活中,不是缺少发现,而是缺少诗意。活得匆忙,诗意在忙忙碌碌中不经意间如风散去。”诗人远村认为,诗歌教育的核心,是情趣的培育,当代生活中,科技发达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快速,导致了人的情感被挤压,人好像一点情趣都没有了。他说:“我们以前,三四岁就到处跑。可是,现在的小孩子,多在家里,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在学校,然后还是回家。这让人见识变得特别小,影响了小

孩子的情感和趣味发展的空间。长大以后,生活节奏又这么快,人的自我,人的本性的弱点越来越明显,街上一个人摔倒了,没人去扶。生活挤压了情感的趣味,成了人往上发展的障碍。”

探讨——诗歌教育的真谛

“对诗,不要局限于主题、字和句,这样格局太小。要对整首诗的意境进行解读,这在诗歌教育中比较少但又又是必须的。”诗人远村的话犹在耳旁,而实际教育中是怎么做的呢?

高江丽,北京某小学低年级语文老师,记者打通她电话的时候,她刚给孩子们上完一节课。提及如何在诗歌讲解中培养孩子们的人文素养,她笑了笑说:“这个问题需要花时间来探讨,再有十分钟我还不有一堂课,恐怕来不及。”记者问:“那就说说你是怎么给孩子们上课的吧?”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起来:“我们刚讲了《鹅》这首诗,我会在课堂上引导孩子去感受鹅可爱的外观、俏皮的神态,孩子们就会纷纷告诉我,它有白色的羽毛、红色的掌,在绿色的水中……无论是神态、外观还是色彩,都让孩子喜欢。”说起教育方式的变化,她说:“相比起我那个年代的学生来说,如今的教育理念就是把课堂还给孩子,鼓励孩子去说、去写,不再纠结于某个字面的意思,而是培养孩子对诗歌的情感,去感受诗的意境。”虽然简短的通话不过5、6分钟,但上面所提及的诗人们所讲的,重在情绪培养、多角度独立思考等人文素养的培养,在高江丽的回答中早已不知不觉地展现在了课堂里。

关芸茹,河北某高级中学语文老师,在她近20年的教育生涯里,诗歌的讲解是她最熟悉也最需要改进的。“每一届学生,都有自己

的特点,现在网络发达,学生们接触到的更多,诗歌讲解也需要不断调整。”关老师举例道:“过去教学,要求学生读和背都是辅助老师教,一首诗往往要用一堂课的时间来讲解它的写作背景和字面意思;而如今更注重学生欣赏诗歌,比如毛泽东所写的两首诗《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南国与北国的风景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时期所抒发的感情不同;而同样写秋景的《沁园春·长沙》和杜甫的《登高》,虽然景相似,但因人不同,情也不同。”学生的阅读量大了,欣赏的角度自然也多了。

诗歌的美,就在学生的朗诵中,在老师的引导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一生,即使他们早已过了读书的年龄,早已从事与诗歌毫无关系的工作,当读到曾经课本上那一句句诗行的时候,他们仍然愿意读下去,读着读着,他们找回了过去的记忆,而诗歌,也早已进驻了他们的心里。恰如诗人邢宝华所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令人叹息的时代。无论崇尚金钱的人,无论崇尚权利的人,诗都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大家都忙碌奔波无暇相望的时候,诗歌被冷落了。而今天,当人们从喧嚣中安静下来,诗歌重现了它应有的魅力。”

(漫画:赵春青)



村里人因为财富拥有的不同,不同的成员之间呈现出区别:有富裕的,也有贫穷的。现实世界中,因为贫富差别的大小,一般会引发或者埋藏下矛盾冲突,故而富裕的“绅士”出于和谐村社生活的理想,在兴办资助公共事务、施粥,还会出手援助那些深陷贫困的家庭。不说积德行善,这么做至少降低了抢匪、窃贼之患。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地球村的说法,就像小山村一样,在地球这个大树子里,不同的族群之间,比如不同地域的种群和国家之间似乎也是如此。因之众多发达的国家也惦记着同样的事,像G8、G20这样的“火车头”峰会在探讨如何更快地前进之时,也在琢磨怎么样促进南北、南南的合作,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撇开高、大、上的问题,除了市场的扩大、环球消费能力在更广泛的区域和更多的人群中得到提升,助益发达国家外,当然还有不同区域、国家协同生产带来的多边共赢,再加上文明的信念: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地球村整体的事。

携手落后族群(国家)并进,才能共享发达的文明应该已是共识。晚近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管是不是尽心竭力,发达国家为了使拖后腿的队伍赶上来了做了不少努力,就算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品销售的目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各色各样提振经济实力的援助持续不断。

按照过去的常识,精英们相信,多建设一座炼油厂,多开发几座矿山,多几分财富就能使那些落后、贫穷的国家和地区提早步入文明的坦途,走进西方所谓的现代殿堂。问题是在,历经数十年的援助实践之后,经济名义下的资金、物质援助没有带来差距的缩小,发达国家和贫困地区的贫富鸿沟反而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在孤守物化财富的另一面,强势集团相信自身的生活准则、世界观才是正确的——制度也好,民主理念也好,于是简单、粗暴地将那些曾经延续发展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源流撕裂,结果当然令人失望。不说西方将那些在他们的文化土壤中繁

文明需要 重新定义贫穷

衍下来的价值观念、思想带进“东方主义”世界,比如穆斯林世界的时候,导致了文明本身

的包容遗失,在这些行为的背后,如果还隐藏着经济利益,故意舍弃文化异质性的融合就难以避免,矛盾冲突昭然若揭。

再看甘地和曼德拉的理想,因为集合中的文化发展没有跟上时代,他们伟岸身躯映射出的包容,有限时间内并未在那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贫穷、窘困的生活,是各种矛盾的主要附着体,这可能没错,狭义地说,饮食无忧方能知书达理,可能就是这样的理念,导致精英们面临经济发展涌入的现代观念与传统发生冲突的时候急功近利地试图证明,或者是灌输着这样的理念:生活的富足可以平复这些矛盾。而在事实上,如此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撇开以经济援助为手段,兜售各自政治、宗教价值观的粗劣目的,当我们希望“拖后腿”的队伍跟上的时候,仅靠经济上的物化援助显然成效甚微。人们在总结二战后迅猛发展的时候,虽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大多数人都将视野聚焦于战后教育体制的完善和恢复:从战后到高速发展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整体上高素质地培养了至少两代人。回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效,数以亿计的人才走出高校无疑居功至伟。

此外,文化或者文明的进步之旅是渐进的,因之可以融贯传统与现代,融合异质化文明间的分野,照此而言,《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所言——巨大的人类分化以及冲突的支配性根源是文化上的——也就不会成为问题。那么,为什么不把那些“经济援助”名下的巨额资金用于文化援助呢?比如系统的学校、文明的教育。

当人们将喜马拉雅山麓那个贫瘠的国家推举为“最幸福”土地之时,那些所谓的“财富”富足才能幸福的理论事实上已经倒塌了,须知,那个最幸福的国家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便不识字,也安静地接受着良好传统的教化。

如果贫穷真如思想家、政治家们认为的那样,是无数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需要重新给贫穷下定义,就文明而言,精神财富上的贫穷而不是金钱上贫穷,才是现实意义上的贫穷。

济南站营造“家文化”氛围

本报讯 近期,济南铁路局济南站举行首届车站艺术节,在给一线职工送去文化大餐的同时,车站还为济南东站、运转车间等艰苦岗位修缮了职工食堂、装修了休息室、摆放全家福照片、修葺了安全文化长廊,让职工感受文化的同时,感受家的温暖。

据悉,车站首届文化节,以打造“海岱情怀、大爱济站”服务品牌为活动主题,广泛宣传“平等、尊重、博爱、包容”的家园文化,增强职工的荣誉感和归属感。(王学锋)

姓氏和理想在异乡

陈德根

松开儿子的手,转身挤上开往省城贵阳的长途客车时,我头也不回,我坚信我的背影是伟岸和决绝的,如同古代的一名侠士奔赴自己的远方。

坐到座位上,我低下头,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流了下来。我抬眼看窗外,一场小雨淋湿了小镇,灰蒙蒙的一片。时令才至白露,小镇早已秋意阑珊。远山在雾中若隐若现,灌木丛让风吹着,仿佛一群不知所措的人,看着看着,我突然有些心酸。从远处收回视线,我发现老父亲牵着我儿子的手,一起朝汽车挥手,儿子才七岁,但他没有哭。因为我跟他说过,男人不要动不动就哭鼻子。早上临走,他在我面前,将这句话学说了一遍。

也许是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我忧愁和担忧,近些年,在潜意识里,我在诗歌里写下我的担心,那一组题为《亲人们》的组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写给儿子的,我至今能够完整地倒背如流。

与子书:姓氏和理想在异乡

我必须这样比喻:
姓氏和理想在异乡
命运薄如瓦片
薄如一片青草的轻曳
你来。声音浅于
燕翼掠过南方的烟柳

此时,我偏激
依稀还有愤青的模样
我正值而立之年
一无所有
命里和手里
紧握一个姓氏
以及空空的行囊,理想

你不谙世事。抱着哭腔喊我
儿子,你和春天
一起走进我的眼睛里
就能够洞明
和填补一个中年男人
内心的空虚和苦楚

那年儿子快七岁了。我到当地的几所学校走了一圈,打听到的结果让我的心凉了半截,需要的各种证明材料近十种,仅仅居住证,依我的条件就没法办理。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孤身一人在家种地的老父亲。隔着万水千山,父亲在电话那头对我们说:“趁我身子骨还硬朗,你们把我孙子送回来。”也只好如此了,和父亲通完话,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汽车鸣了几声长笛,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我仰起头,爷孙俩的身影映在行驶中的汽车窗玻璃上,显得那么单薄。

这是儿子成为一只小“候鸟”之后度过的第一个暑假。暑假开始时,妻子回老家把他接到浙江,回到出租屋的那天傍晚,他兴奋得像一匹小驹,把他的玩具一溜儿摆开,逐一调



赵春青 画

雁点青天字一行

韩传栋

清秋又至,蓦然望天,一群大雁飞过,时而“一”字形,时而“人”字形。“人”字形的雁行,像深深的犁铧,切割着蓝天,切割着白云,也切割着那渐行渐远的岁月沧桑,“一”字形的雁阵,像翩跹在天际间的诗行,把人的思绪缩短又拉长。

北归南飞,一年两度。

候鸟大雁,天鹅类,群居水边。老家在西北利亚一带,每年秋冬季节成队南飞。《诗经》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维此哲人,谓我劬劳。大雁自古被视为“五常俱全”的灵物——哪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雌雄相配,从一而终,情义过人。元记年少时一个秋风瑟瑟的黄昏,我正与小伙伴们在树林里捡拾落叶,突然天空传来凄切的哀鸣,一只大雁在头顶盘旋,那种忧伤与哀鸣直抵我幼小的心灵。回家问母亲,母亲说那只大雁一定是失去了伴,死活都要与伴侣在一起。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死去。后来读元好问的《雁邱词》,确有醍醐灌顶之感。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处,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当年元好问赴并州(今太原)赶考,途中遇一捕雁者。捕雁者告诉元好问一件奇事:他今天设网捕雁,捕得一只,但一只脱网而逃。岂料脱网之雁并不飞走,而是在他上空盘旋一阵,然后投地而死。元好问看看捕雁者手中的两只雁,一时心绪难平。鸿雁殉情的声声悲鸣投进诗人的心海,溅起了串串啼血的文字。元好问便花钱买下这两只雁,接着把它们葬在汾河岸边,垒上石头作为记号,号曰“雁邱”,并作《雁邱词》记之。所以在词的开篇,便陡发奇问,破空而来。作者本要咏雁,却从“世间”落笔,以人拟雁,赋予雁情以超越自然的意义,想象极为新奇,“生死相许”是何等极致的深情!

与大雁最密切的名胜莫过于西安的大雁塔,山西的雁门关,古时摩揭陀国(今印度)一个寺院的和尚信奉小乘佛教,吃三净食(即雁、鹿、猪肉)。一天,空中飞来一群雁,有位和尚见到群雁,信口说:“今天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话音未落,一只雁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他惊喜交加,遍告寺内众僧,都认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于是就在雁落之处,以隆重的仪式葬雁建塔,并取名雁塔。唐朝高僧玄奘在印度游学

时,瞻仰了这座雁塔。回国后,为存放从印度带回的经书佛像,在慈恩寺西院,建造了一座仿印度雁塔形式的砖塔,这座塔就叫大雁塔,名字延续至今。

号称中华第一关的雁门关,早年有傅山先生所书的“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